

狄仁杰之

# 通天案

DETECTIVE DEE

(网络原名: 碧血黄沙)

安娜芳芳 著



肃州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UBLISH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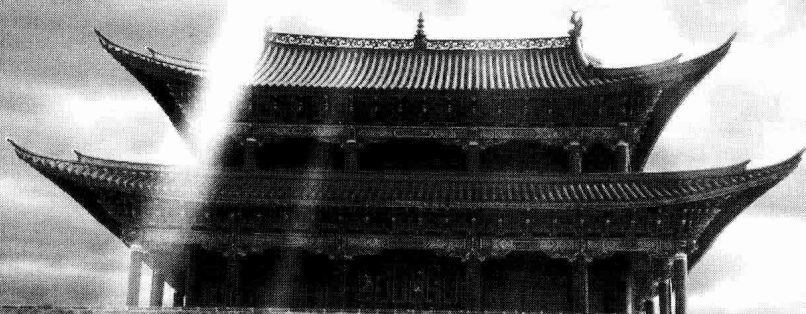
狄仁杰之

# 通天案

DETECTIVE DEE

(网络原名: 碧血黄沙)

安娜芳芳◎



肃州

狄仁杰之通天案  
WORLD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**

狄仁杰之通天案 / 安娜芳芳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 10  
ISBN 978-7-5104-1282-0

I. ①狄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79978号

---

**狄仁杰之通天案**

作 者: 安娜芳芳

责任编辑: 熊 嵩

封面设计: 白咏明

内文设计: 郑 云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250千字 印张: 16

版 次: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282-0

定 价: 25.00元

---

**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**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

## 人物简介

- 狄仁杰 大周宰辅、神探。
- 武则天 大周女皇。
- 张昌宗 武则天的男宠。
- 张易之 武则天的男宠。
- 李元芳 狄仁杰前任侍卫长，千牛卫大将军，并州案后被贬为戍边校尉。
- 狄景辉 狄仁杰的三儿子，原为富甲一方的大药商，并州案后成为流放犯。
- 韩斌 李元芳在并州案中救下的孤儿。
- 沈槐 接替李元芳的现任狄仁杰侍卫长，千牛卫中郎将。
- 沈瑶 沈槐的堂妹，因父亲沈庭放亡故，于圣历三年初到洛阳投奔沈槐。
- 梅迎春 突厥名乌质勒，西突厥别部——突骑施的流亡王子。
- 蒙丹 梅迎春的妹妹，突骑施公主。
- 钱归南 庭州刺史，与东突厥默啜可汗勾结劫夺商队，后又协助其进攻庭州。
- 裴素云 庭州萨满女巫，钱归南的外室，前朝名相裴矩的重侄孙女。
- 王迁 钱归南的侍卫长，心腹。
- 敕钵可汗 突骑施现任的可汗，梅迎春的叔父。
- 铁赫尔 突骑施飞鹰大将军，敕钵可汗的心腹。
- 崔兴 大周朝陇右道前军总管、凉州刺史。
- 匄俱领 东突厥默啜可汗的儿子，陇右战役突厥方面的统帅。
- 孔胤彭 伊州刺史。
- 武重规 高平郡王，武则天任命查察庭州、伊州官员通敌情况的钦差。
- 杜灏 伊州长史。
- 吕丽娘 伊州长史杜灏的夫人。
- 高达 原瀚海军旅正，为李元芳传递军报者。
- 阿月儿 裴素云的小婢。
- 安儿 钱归南和裴素云的白痴儿子。
- 武逊 瀚海军校尉，剿匪团团长。
- 杨霖 书生，何淑贞之子，被沈庭放和沈槐安排到狄仁杰身边。
- 何淑贞 杨霖之母，来洛阳寻子，暂住沈瑀家中帮佣。
- 赵铭钰 杨霖的同乡考生。
- 缙夫人 梅迎春的吐蕃王妃。
- 苏拓娘子 梅迎春马夫苏拓的老婆。
- 了尘大师 李炜，原南平郡王，唐太宗之孙，因其父李恽谋反案牵连，遁入空门。
- 许思翰 原汴州长史。
- 许敬芝 许思翰之女，李炜的未婚妻。
- 许彦平 许思翰之子。
- 郁蓉 许思翰的养女。
- 谢汝成 李炜和狄仁杰的好友。
- 吉法 突厥游牧民。



## 并州迷雾

前情简介

狄仁杰在武皇授意下致仕，带着侍卫长李元芳返回家乡并州。于太行山路上碰到一个年轻的哑巴道士食糕暴死，追踪线索时又误入绝壁深谷中的一处神秘所在——一座修建在热泉瀑布之下的道观“蓝玉观”，观内空无一人，夜间却有诡异尖细的哭声传来……

回到并州家中，狄仁杰的小儿子狄景辉在接风宴上和父亲闹得不欢而散。当天深夜，李元芳在狄府外抓到一个小流浪儿，这孩子是那山道上死去的哑巴道士韩锐的小弟弟，名叫韩斌。韩斌显然了解蓝玉观的内情，但对狄府中人十分顾忌，不愿对李元芳透露实情。并州年轻的将官沈槐与李元芳一见如故，两人夜探蓝玉观时发现了几十具被肢解的道士尸体，李元芳与蒙面杀手激烈搏斗，案情更加扑朔迷离。

狄仁杰的老友、恨英山庄主人范其信被刺杀，山庄女主人冯丹青邀请狄仁杰帮助破案，谁知案件最大的嫌疑竟直指狄景辉。原来狄景辉多年来与药学大师范其信共同经营异域药材，并和范其信的义女陆嫣然两情相悦，对自己的妻子陈秋月十分嫌恶。而他的岳父、并州长史陈松涛似乎正在策划针对狄仁杰的阴谋，他先是心怀叵测地将狄仁杰引入恨英山庄的案件，继而又指使女儿陈秋月挑拨狄景辉与狄仁杰、李元芳的关系。承受巨大压力的狄景辉对李元芳敌意陡升，李元芳不堪忍受对方的多番挑衅，毅然离开狄府，带着孤儿韩斌住进客栈。

狄仁杰渐渐推测出韩锐之死应该与某种药物有关，药物的源头就在恨英山庄。他亲自去客栈探望李元芳，希望得到帮助，却不料李元芳提出要离开，狄仁杰感到从未有过的气愤和无助。陆嫣然突然向官府自首，狄仁杰审问后断定她在说谎。陆嫣然随即被陈松涛的手下带去蓝玉观，陈松涛又引诱狄景辉前来，正当狄景辉和陆嫣然将被灭口，李元芳及时赶到救下了狄景辉。

陈松涛将狄景辉作为杀人嫌犯逮捕，也令自己完全暴露在狄仁杰面前。身负重伤的李元芳为保护韩斌再度陷入绝境，韩斌给他吃下了夺去韩锐生命的可怕药物。李元芳在沈槐的帮助下劫持了陈松涛。狄景辉入狱使陈秋月万念俱灰，她向狄仁杰坦白了父亲的阴谋后自杀。狄仁杰争取到内卫沈槐等人的支持，并胁迫武皇钦差张昌宗共同对付陈松涛，终于使陈松涛的罪行彻底败露，谋害亲夫的冯夫人被张昌宗手刃。而狄仁杰也在千钧一发之际，设计取得了李元芳手中的药物，两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历经重大考验和波折后更加坚定。

狄景辉与范其信联手在蓝玉观实验特殊药物失败，导致多名无辜者身亡的事件使狄景辉最终被判流刑。李元芳得罪了张昌宗，亦被削职戍边，与狄景辉共同踏上西行的征途，小男孩韩斌也一路跟随。狄仁杰则被武皇召回洛阳，重新置身于朝廷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之中，他的身边又有了一名新的侍卫长——沈槐。



大周圣历二年底腊月二十六日夜，洛阳接连发生三桩人命案：安排新年庆典的鸿胪寺少卿刘奕飞死在宫城内，正卿周梁昆在惨案现场惊吓过度、神志不清；吏部侍郎傅敏在洛阳头等妓院“遇仙楼”的宴会上猝死；天觉寺和尚圆觉从天音塔上坠塔而亡。这三个案件的现场都留有“生死簿”印记，于是幽灵根据“生死簿”索命的传闻在洛阳愈演愈烈。新年庆典在即，主持官员一死一病，狄仁杰临危受命，接管了新年庆典事宜，并帮助新任大理寺卿曾泰开始对这三桩命案调查。

与此同时，被贬戍边的李元芳和流放犯狄景辉、小孩韩斌在横渡冰封的黄河时，救起一名落入冰河的老妇人，以及一个为救老妇也身陷冰窟的胡人大汉。除夕夜的暴风雪中，这一行人闯入荒原中的孤宅暂避，这家人却是狄仁杰新任侍卫长沈槐的堂妹沈珺和伯父沈庭放。胡人大汉自称汉名为“梅迎春”，早已在这家盘桓数日，发现沈庭放暗中从事令人不齿的恶行。

次日清晨，大家才发现沈庭放已在卧房中暴卒，凶手已追踪不着。李元芳等人继续西行，拜托梅迎春护送沈珺进洛阳投奔沈槐，他们在黄河中救下的何姓老妇为寻找进京赶考的儿子杨霖，也跟随沈珺一起进京。

狄仁杰带着曾泰、沈槐探访天觉寺。狄仁杰在天觉寺后会见老友——尘大师，引出一段对二十多年前往事的回顾。突然，南市神秘的波斯珠宝店“撒马尔罕”中发生了无头女尸的离奇命案，珠宝店老板指认这女尸是遇仙楼过去的头牌姑娘顾仙姬，而这顾仙姬已在一年多前被梁王武三思纳为五姨太，怎么又会突然死在珠宝店呢？

狄仁杰在梅迎春，也就是突骑施流亡王子乌质勒的帮助下，破解了洛阳的人命案，原来其中竟暗藏张昌宗、张易之与突厥默啜可汗联手进攻中原的阴谋。顾仙姬与默啜派在中原的奸细乌克多哈勾搭成奸，意外产子后逃出梁王府，为了躲避追踪才下手杀死了傅敏。

鸿胪寺正卿周梁昆承认自己亲手杀死少卿刘奕飞。狄仁杰放过了周梁昆，想以周梁昆为线索，继续追查被刘奕飞监守自盗的国宝，同时狄仁杰也察觉到，生死簿案件的真相并不像周梁昆描述的那么简单，他决定放长线钓大鱼。

李元芳一行终于平安到达西域边关庭州。庭州刺史钱归南将李元芳等人遣入浩瀚无边的大沙漠——沙陀碛，让李元芳和瀚海军老牌校尉武逊共同剿匪。武逊进入沙陀碛后，就把李元芳和狄景辉、韩斌留在一座土屋中，自己跑了。李元芳等人面临食水殆尽的可怕境地，最后李元芳拼死挖出一口水井，他们刚刚绝处逢生，又被一名胡人女子杀上门来，最后狄、李惊喜地发现，这名叫蒙丹的姑娘，就是梅迎春的妹妹，突骑施的小公主。正是梅迎春留下她在这里调查沙陀碛匪患，她自告奋勇带领李元芳和狄景辉去找寻武逊，去到最可怕的沙漠深处的监狱——伊柏泰。



## 魅影危机 前情简介

洛阳城中，狄仁杰虽然揭开了生死簿案件的冰山一角，却又陷入对二十多年前往事的追索。他告诉曾泰，自己这么多年来都在寻找一对故人的子女，其中的男孩名叫谢岚，是狄仁杰故友的儿子，而女孩没有姓名，是已化名为“了尘”的李炜之女，这李炜恰恰是唐高宗李治的亲侄子。二十五年李炜的父亲李恽遭陷害被灭门，并牵连到谢家，使得这对孩子的父母除了尘一人外全部惨遭杀害。事后狄仁杰虽然彻查案情，为李恽李炜平反昭雪，但当时才八岁的谢岚和刚出生的女婴始终生死未卜，狄仁杰恳请曾泰帮助寻找他们的下落，表示这是自己和了尘在有生之年的最大愿望之一。

沙漠中，李元芳一行在蒙丹的指引下终于来到了伊柏泰，还未进入就见到了监管兵将滥杀囚犯、虐人取乐的可怕行径。编外队的首领吕嘉一口咬定并未见到武逊前来，李元芳等人被安置在牢区外的营房中，夜半却有编外队的老潘偷偷前来，要求李元芳共同去搭救被狼群围困的武逊校尉。李元芳与老潘深入狼群，在最后关头救下被困几天几夜的武逊，他们赶回伊柏泰，哪知吕嘉已察觉异常，搜出了躲藏的蒙丹等人，将他们绑在高台上等李元芳、武逊来交换。李元芳手刃吕嘉，武逊接管了伊柏泰，蒙丹、狄景辉等人平安无事。

可是伊柏泰内依然奥秘深藏，老潘带着李元芳、武逊探查了建造在沙漠底下的监狱，地面上的五座砖石堡垒，其构造和用途均不得而知。李元芳在伊柏泰发现了水井上的奇特符号，这符号与他在土屋中挖掘出的水井盖上相似，狄景辉查阅《西域图记》后发现这是萨满教的神符。自从进入伊柏泰后，沙陀磧上的匪徒不见踪影。李元芳与武逊定下计策，向庭州刺史钱归南假报匪患已除。钱归南为让心腹老潘能够掌控伊柏泰的局面，下令李元芳撤回庭州。

洛阳城中看似风平浪静，狄仁杰和武三思分别与张易之、张昌宗对话，彻底打消了他们联合突厥的罪恶念头。狄仁杰被任命为制科考试的主考官，在考生的行卷文章中，他竟然发现了故友的文字。狄仁杰惊异之下调来该考生杨霖查问，不觉怀疑他就是自己寻找了二十多年的故人之子。然而狄仁杰并不知道，杨霖早在新年初就来到洛阳，一直被沈槐囚禁，此时参加行卷其实都是沈槐刻意安排的结果。而杨霖正是除夕夜被沈庭放逼迫来洛阳，沈槐似乎正在利用他进行某种阴谋。他的老母亲何氏依旧在洛阳徒劳无功地寻找着儿子，万般无奈之下何氏找到了当初与她打过交道的鸿胪寺卿周梁昆，而周大人也正要找她帮忙。


李元芳、狄景辉和韩斌回到庭州。李元芳又被任命管理大巴扎，他在一年一度的春季萨满祭祀上见到了女巫裴素云，被她绝望无助的样子深深打动，便请女巫为自己治病。裴素云实际上是钱归南的外室，与钱育有一个白痴儿子，她早从钱归南处了解到李元芳的身份，对他产生了微妙的情愫。李元芳很快就发现了庭州驻军无故变动的情况，他预感到钱归南正在策划巨大的阴谋，决定

通过非常手段向狄仁杰汇报边境的状况。

梅迎春从洛阳返回庭州，与李元芳一行会合，他们共同分析得出钱归南里通外敌的结论，还来不及采取进一步的措施，东突厥默啜可汗已经悍然发动了对大周的进攻。李元芳与梅迎春不得不自行其是，订立同盟抵御外敌。此时裴素云也向李元芳坦白了自己家族建造伊柏泰的历史渊源，所有的神符都有特殊的含义，暗藏着大漠地底下的暗河秘密。

边关战报传到洛阳，朝廷震动，武则天调兵遣将，狄仁杰特别请命赶赴庭州前线。此时，梅迎春的叔父、西突厥敕钵可汗也通过沙漠发动了对大周的进攻，梅迎春带队抵抗，李元芳则留在庭州城中，孤身与钱归南周旋。整个局势都进入了最凶险的关头。





# 狄仁杰之 通天案

## 目录

- |     |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初捷 | 001   |
| 第二章 | 攻守 | 025   |
| 第三章 | 突变 | 051   |
| 第四章 | 交锋 | 075   |
| 第五章 | 奇兵 | 099   |
| 第六章 | 决胜 | 123   |
| 第七章 | 孤星 | 149   |
| 第八章 | 久视 | 173   |
| 第九章 | 郁蓉 | 上 197 |
| 第十章 | 郁蓉 | 下 221 |



# 初捷

第壹章

狄仁杰一动不动地站在池塘边，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。曾经有过的心痛，那分外熟悉的心痛再度袭来，令他呼吸艰涩。

今天是五月初一。每月的初一和十五，庭州刺史兼瀚海军军使钱归南照例要登上庭州城楼，巡视城防要害，检阅庭州的防务情形。

时值正午，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着，城墙之上满插的旌旗垂挂肃然，并无一丝微风将它们如常荡起，钱归南不觉抬手撩起袍袖，拭一把满额的汗珠，喘着粗气抱怨：“今年的天气太过反常，才刚到五月就炎热至此。”

王迁浑身甲冑站在钱归南的身边，更是热得汗流浹背，满脸通红地附和道：“谁说不是啊，况且咱庭州往年春季是最多雨的，今年却从冬到春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大雨，几条大河得不到蓄水，连周围的草场都旱得厉害，这样下去，一旦入夏恐怕早情更甚啊。”

钱归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此时他正和王迁站在庭州城的西城门楼之上，这座巍峨坚实的城楼高近十丈，厚达数尺，是环绕庭州城一圈十六座城楼中，位于正东、正西、正南和正北位置上四座最高大的城楼之一。

因每年都适当修缮、保养得当，建于大隋年间的城楼看上去还是簇新的，在正午的艳阳之下熠熠生辉。青砖砌成的城墙牢固厚重，朝西的侧面设置箭窗，城墙顶端凹凸的雉堞次第排列。城楼重檐歇式的山顶上，楼脊一无装饰，只有苍乌的瓦片垒得整齐密实，反更显气概非凡。在所有西域边关的重镇之中，庭州城的城楼和城墙都算得上数一数二。

这时，钱归南从城楼上探头向下望去，宽达数丈的护城河波光粼粼，但隐约有股秽浊的气息从中散出。这条护城河靠贯穿庭州全城的大河白杨河蓄水，干旱得太厉害，白杨河河水不足，护城河得不到活水的补充，水面上大片大片的腐烂水草，已

渐显淤积干涸之状，望之令人不快。王迁看钱归南注目护城河，便凑上前来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钱大人，再这么干下去，护城河恐怕也会……”

见钱归南皱起眉头，王迁急忙住口，做出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。钱归南再度举目西顾，只见莽莽苍苍的大漠平滩，雾霭沉沉，热浪滚滚，正午日照下的沙陀碛之上，好似有一袭黄灰色的天幕，从天顶悬挂而下，将无边的沙漠封锁得严严实实。一时间，钱归南觉得自己有些眼花，恍惚中难道是一队黑衣骑兵破幕而出，正自沙陀碛向庭州飞驰而来？！钱归南的心一阵猛跳，他赶紧定了定神，聚睛再瞧，幻觉消失了，面前仍然是一马平川的大漠，空荡，肃穆，难以预测。

钱归南咽口唾沫，转头问王迁：“这两天老潘那里有什么消息吗？”王迁摇摇头：“还没有呢，咱们的信鸽也刚放出去，估计老潘今天才能收到。”他四顾无人，才低声道：“老潘那里还是很有把握的，毕竟编外队都受他控制，他只要把武逊拘押起来就万事大吉了。”钱归南沉吟着点头：“救铎的人马大概五天以后可以到达沙陀碛西侧，到那时候，老潘无论如何也该做好了。”

两人一边交谈着，一边沿城楼一侧的石梯缓步而下。纹丝不动的旌旗之下肃立着同样纹丝不动的卫兵，钱归南在城楼底下停住脚步，满意地环顾四周。无论怎么看，瀚海军都是一支相当精干的队伍，庭州城也是一座防务得当的城池，要攻破庭州城，对来自任何一方的敌人来说，都是件伤脑筋的事情，除非……他正颇感得意地想着，突然间平地刮起一阵妖风，漫卷旌旗敲打得旗杆噼啪作响，钱归南眯缝着眼睛望过去，恰好旗帜啪地展开，红色的“周”字宛如一柄利剑刺入他的双目，钱归南吓得浑身一颤，朝后连退几步，亏得王迁伸手相扶，才算没有坐倒在地上。

这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，钱归南刚抚了抚怦怦乱跳的心，空气又凝结不动了，周遭闷热如旧，只是钱归南通体汗湿，却都是冷汗。他再无心情检视，刚想吩咐离开，正前方一名士兵匆匆跑来，递上一封急件。

王迁接过信件一瞥，脸色顿时变了。他凑到钱归南耳边，低语道：“钱大人，伊州那边来的……”钱归南也悚然变色，他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一前一后步入城楼下的偏院，王迁示意两名卫兵把住院门，才随钱归南进到正堂，反手便把门关了。

这边钱归南已经快速浏览了信件，搁下书信，他冷笑一声，对王迁道：“那边等不及了。”“哦？”王迁转了转眼珠，指指信件问：“在催了？”钱归南没有回答他的

问题，却自言自语道：“唔，也不知道沙州那里的战况如何了？”

王迁凑到钱归南的跟前：“钱大人，昨天来的最新报不是说还在僵持吗？”钱归南紧蹙双眉，喃喃道：“情形有些微妙啊。你算算，自默啜进攻沙州到今天已经有半个月了，瓜州、肃州一早就陷落，沙州却久攻不下，看起来默啜在沙州是无法速胜了。”王迁拉长着脸不说话，钱归南想了想又道：“默啜总以为大周的军队软弱无能、不堪一击，哼，恐怕他还是太轻敌了。当然了，过去这些年来他频频进犯中原，屡次得手，难怪会狂妄至此！”王迁迟疑着问：“钱大人，您的意思是……”

钱归南一甩袍袖，冷笑道：“多亏我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，虽然调动了瀚海军至伊州，却始终按兵不动，静待前线战况明朗，否则现在就很被动了。”王迁附和道：“钱大人英明！如此说来默啜最后是不是能够得手还真不好说？”“确实很难说啊……”钱归南深深地叹了口气，“我从来就没相信过默啜能够轻易得手，虽然这次他多方谋划，可谓机关算尽，但大周又岂是能容他人随意践踏的？！咳，如今我们只有坚持谋定而后动，不待时机成熟绝不轻易行动，如此方能自保。”

王迁频频点头，又迟疑地指了指刚收到的信件，问：“那这……”钱归南满面冰霜地回答：“隔一天再回复吧，就说我们还要配合西面的行动，暂时无法分身，需待沙陀破战役初定以后，才能兼顾到伊州。”“钱大人，只怕伊州那边不肯罢休……”钱归南厉声道：“怕什么！除了我谁都指挥不动瀚海军，伊州那边再急也奈何不得我。至于默啜，眼下正在沙州泥足深陷，恐怕也顾及不了其他。”王迁连声称是。

钱归南又在屋子里踱了两圈，若有所思地道：“算日子朝廷也应该收到前线战报了，不知道会有何反应，又会派多少援兵哪位将领来到陇右道？”沉思片刻，他嘱咐王迁道：“沙州一线的战事消息必须要保持机密，除了你我之外不能透露给任何人。”王迁抱拳：“请钱大人放心，您都看见了，咱们庭州城内外可是一派和谐安详的气氛，并无丝毫异常。”“嗯。”钱归南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忽然又想起什么，“哦，前些天我叫你监视李元芳、狄景辉二人，他们情况如何？”

“回钱大人。据监视的人报告，此二人一切正常，李元芳每天从早到晚在巴扎上忙着管理商铺，的确十分尽职。至于那个狄景辉嘛，深居简出的，每日里也就是待在住处抄抄写写，老实得很呢。”钱归南稍稍松了口气：“嗯，这就好。你要叮嘱他们，一定要处处小心，随着战事加紧，此二人对我们会有难以估量的重大意义，绝不能

出任何差池。”“卑职明白。”

夜阑人静，月凉如水。曾泰沿着飘散草木清香的小径，匆匆赶往狄仁杰的书房。一路之上，他总觉得周遭宁静如昔的景物，都弥漫着难以言表的凄凉和无措，曾泰的步履虽然急促，心却沉甸甸的，只因明白自己的无能为力，他越发犹豫不决，不知道下一刻该如何面对那位重压之下的老人。

刚转入书房前的小花园，曾泰便一眼看见园中那泓池水旁的身影，孤独，苍老，但脊背依然挺直如柱，曾泰加快脚步赶到狄仁杰的身边，这才轻轻叫了声：“恩师。”

狄仁杰应了声：“曾泰啊。”没有回头，只注目着夜空中的一轮明月。曾泰也不敢出声，默默地在一旁等待。突然间，此情此景让曾泰悚然回忆起不算很久前的一幕，同样寂静的月夜、煎熬中的老人……曾泰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。

也许是被曾泰的动静惊扰，狄仁杰如梦方醒地朝他转过头来，淡淡地笑道：“曾泰啊，你来了。”“是。”曾泰连忙回答，一时间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，嚅嗫半晌才挤出句：“恩师，您、您何时动身？”狄仁杰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很快啊，呵呵，三天之后和林铮将军的大军一块儿起拔。”

“啊？！”曾泰大吃一惊：“恩师，您……圣上不是委任您为安抚使，待战事初定后再沿陇右道行使安抚之职吗？”狄仁杰微笑着摇头：“圣上起初是这么定的，但是后来我又去恳求了她，请她允老夫与林将军同时出发。”“这……”

狄仁杰再度翘首仰望明月，轻叹一声：“哪怕早走一天，老夫的心也就多安一分，于公于私，这样做都是有益无害的，圣上也就体谅了老夫的心情。”曾泰道：“恩师，您这片苦心真是、真是……”他的嗓子有些哽住了。狄仁杰慈祥地看着他，突然正色道：“曾泰，为师要问你件事。”“恩师您请说。”

狄仁杰微皱起眉头：“现任凉州刺史崔兴，你可与他熟谙？”曾泰连忙拱手：“恩师，在学生任凉州刺史的五年间，崔兴一直是学生的副手，任凉州长史兼驻扎凉州的赤水军军使，所以学生与他不仅十分熟悉，而且还是好友。”“嗯，那么这崔兴为人如何？”“回恩师，崔兴为人精干忠正，嫉恶如仇，是个难得的好官员，否则学生离开凉州时也不会大力举荐他接替学生的凉州刺史一职了。”“嗯。”狄仁杰思忖着，将

了捋灰白的胡须。

曾泰想了想，又道：“对了，崔兴还认识元芳呢。”“哦？真的？”狄仁杰登时两眼放光，大声追问：“他们怎么认识的？有何渊源？”曾泰思忖道：“嗯，我就是听崔兴谈起，元芳十多年前在凉州从军时，与崔兴打过几次交道，因此崔兴对元芳有些印象。”“是这样……”狄仁杰又问，“那么崔兴可曾与你谈起过，他对元芳的印象如何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？”曾泰笑了：“崔兴说元芳那时候还不到二十岁，几乎是个孩子，但人很聪明，相当能干，就是有点儿傲气，呵呵，总之印象挺不错。”

狄仁杰如释重负：“那就好，那就更好办了。”他正对着曾泰，神情十分严肃地道：“曾泰啊，既然这样，为师就要托你办件要紧的事。”曾泰躬身道：“恩师尽管吩咐，学生当万死不辞。”狄仁杰摆了摆手：“没有那么严重，不过是请你想办法给崔兴带个口信过去，记住，是口信，找你和崔兴都认识的属下带过去，你身边应该有这样可以信得过的人吧？”“当然有。只是这口信的内容？”

狄仁杰长吁口气：“这次陇右战事，圣上的安排想必你都听说了。姚崇举荐的前军和后军将帅都很妥当，只是钦差人选大有奥妙。”曾泰压低声音道：“听说是高平郡王武重规？”“嗯，”狄仁杰紧锁双眉道，“这是绝密的任命，朝廷中只有阁部的官员才能知晓。但是曾泰啊，你可知道姚崇为什么要推荐武重规担任这个钦差？”

曾泰字斟句酌地回答：“武重规现任鄯州刺史，而鄯州离陇右道上的战场最近，让他担任钦差主要是出于路途近便的考虑吧。”“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。”“这……”见曾泰满脸疑惑的样子，狄仁杰这才将李元芳发来军报，以及昨天夜间发生在观风殿上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对他说了。曾泰只听得出了一身冷汗，此刻才算明白了狄仁杰莫大忧虑的真正原因。

狄仁杰继续道：“武重规是圣上的亲侄子，过去在河北道战事时曾与老夫有过嫌隙，由他来担任这次陇右道钦差之职，彻查元芳所发军报中举报的案情，一来可以让圣上完全放心；二来也可以封住所有对我不利的口舌，姚崇可谓是用心良苦啊。”曾泰迟疑着道：“唔，但学生听说高平郡王为人相当残暴，恐怕……”狄仁杰神色一凛：“你说得没错。曾泰啊，姚崇出此一策，其实就是所谓的丢卒保帅。哼！”他的声调突然变得无比凄怆，“姚崇要保的帅当然是本阁，而那个被丢弃的卒子，就是李元芳！”

曾泰浑身一颤，大气都不敢出。狄仁杰脸色苍白，声色俱厉地道：“伊州和庭州的事实真相为何，目前我们谁都不知道。但无论怎样，李元芳劫夺朝廷飞驿，越级传递军情，私告朝廷四品大员，都已犯了我朝大忌。即使最后能够证明他所报的军情属实，也很难完全赦免他的罪过。而此刻假如有人利用我和李元芳的关系大做文章，再把朋党斗争也夹缠在里面，那不仅伊州和庭州的真相难以查清，就连我也会被牵扯进去，受到掣肘，对战局的发展极为不利。”曾泰倒吸一口凉气，喃喃道：“我明白了。所以姚尚书举荐与您不和的武重规当钦差，这样不论查出的结果是什么，旁人都无话可说。”

狄仁杰颌首：“最重要的是，圣上那里也能交代得过去。但是你想，以武重规和我的关系，到时候他会善待元芳吗？”曾泰低下了头，狄仁杰的声音嘶哑得愈发厉害了：“姚尚书可以为了大局不顾李元芳的死活，可是我不能……曾泰啊，我、我于心难安，我的心痛啊！所以曾泰，你必须帮我这个忙。”狄仁杰说着，颤抖地一把抓住曾泰的手，艰难地道：“崔兴是前军大总管，负责收复失地、驰援沙州。沙州与伊州邻近，崔兴只要解了沙州之围，就有机会见到借道吐蕃、迂回伊州的武重规。曾泰，你务必要传我的口信给崔兴，让他一旦晤面武重规，就想设法阻止武重规对李元芳草率定罪，一切待林将军和我到达陇右道以后再作定夺。”

“这……”曾泰迟疑着，“恩师，学生传信过去是没问题，可武重规此人刚愎自用，又残暴无状，崔兴说话不一定有用啊……”狄仁杰连连摇头，几乎吼起来：“有用的，一定有用的。无论如何也要试试看，拖一天是一天，你懂吗？”“是，是，学生立刻就去办！”

曾泰几乎是跑着离开了。狄仁杰一动不动地站在池塘边，夜寒侵骨而入，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。水中明月的倒影悠悠摆动，曾经有过的心痛，那分外熟悉的心痛再度袭来，令他呼吸艰涩。狄仁杰下意识地抬手捋须，才发现在外面站了大半夜，满把胡须都沾染了露水，湿漉漉凉凉恹恹的。

“大人。”耳边响起一声熟悉的呼唤，狄仁杰微笑应答：“啊，元芳……”猛地，他清醒过来，看一眼站在面前丝毫不动声色的沈槐，狄仁杰在心中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自去年十一月起，自己都在努力避免犯这个错误，没想到终于还是在今夜发生了，也罢，叫错了就叫错了吧，或许早该如此。



狄仁杰背过双手，注视着池塘中轻轻摆动的月影道：“沈槐啊，刚才我和曾泰的谈话，你都听见了吧？”“是，大人。”狄仁杰仍然背对着他：“对这件事情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“沈槐相信，大人所有的决断都是正确的。”说这话时，沈槐的脸躲在树荫之下，黑乎乎的，表情模糊。

狄仁杰似乎微微一愣，半晌，才语气平淡地道：“沈槐啊，有些时候连我都听不出来，你说的究竟是不是真心话。”沈槐对答如流：“大人，沈槐不敢虚言。”狄仁杰的脸上不觉浮起一丝笑意，接着又问：“哦？那么你倒说说，老夫让曾泰给崔大人带口信的办法，能奏效吗？”

沈槐微躬抱拳：“大人对下属的拳拳之心令沈槐感动。当然了，大人这么做只要能求得心安，就是值得的。”狄仁杰猛然转身，紧盯着沈槐的眼睛：“说得好啊，沈槐！”沈槐略低下头，又说了一遍：“大人，沈槐不敢虚言。”

狄仁杰目不转睛地看着沈槐，对方始终低头，避免与他的视线接触。终于，狄仁杰长吁口气，沉声道：“沈槐啊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认为我冷酷无情，为了大局，也为求自保，而置他人于罔顾，你有些兔死狐悲的感伤，本阁完全可以理解。沈槐啊，今天我还可以很坦白地说，这也并不是我第一次牺牲李元芳……不过，有一点我可以保证，世上只有一个李元芳，我再不会像对待他一样对待任何人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自己会遭到和他相仿的命运！”

沈槐仍然低着头，一声不吭，但牙关却因为咬得太紧而酸痛不已，今夜是个转折吧？就算竭力伪装、拼命维持又能如何？那不过是个幻影罢了，多么可怕的虚伪……

微微的清风拂面，狄仁杰稍稍冷静下来，他叹息着拍了拍沈槐的胳膊：“老夫今天心情很差，沈槐啊，你不要计较。三天后就要出发，还有很多准备要做，你就乘着今夜回去关照一下，和你那堂妹道个别。”“是，大人。”

沈槐正要离开，狄仁杰又叫住他：“哦，还有一件事。因为陇右道战事正酣，老夫又充任了安抚使，本次制科考试只好延迟，待得陇右大捷之后再定考期。你去告诉杨霖一声，让他安心在府中温习功课，静待开考便是。”沈槐点点头，犹豫着问：

“大人，您不见他了？”狄仁杰又叹了口气：“老夫这些天心绪太乱，只怕杨霖见了老夫反而忐忑，倒影响了他迎考的心情，还是不见了罢。”